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三十五

瑞安孫詒讓學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等猶齊等也疏以玉作六瑞者御覽珍

寶部引馬融注云瑞信義與敍官注同此六瑞卽書堯典之五

瑞彼不數鎮圭故數少其一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

執之曰瑞白虎通義文質篇云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則又卽

下文六器之屬蓋玉器之通名矣互詳典瑞疏云以等邦國者

賈疏云此有王之鎮圭而言邦國者以邦國爲圭也注云等

猶齊等也者廣雅釋詁云等齊也齊等邦國者謂以瑞信齊一

之無使有差僭也王執鎮圭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者蓋以

四鎮之山爲珠飾圭長尺有二寸疏王執鎮圭者御覽珍寶部

引馬注云鎮圭尺有二寸王者執以祀天地曲禮孔疏云天子執鎮圭以朝日及祭天地宗廟知者典瑞云王執鎮圭以朝日又鄭志云祭天地宗廟亦執之是朝日既執鎮圭則夕月亦當然也案鄭孔說與馬同 注云鎮安也者廣雅釋詁同云所以安四方者職方氏注云鎮名山安地德者也王執此鎮圭亦所以鎮安四方故象彼爲文國語周語云爲摯幣瑞節以鎮之韋注云鎮重也重與安義亦相成也云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爲瑑飾者玉人注云瑑文飾也六瑞之瑑飾經無文鄭皆依其名義推之大司樂四鎮注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是也職方氏九州有九鎮內含有五嶽鄭意此鎮圭卽瑑刻爲山形以山莫大於鎮故

以爲名非謂必分象會稽等四山也依鄭說六瑞並有琕禮器
云大圭不瑑者謂玉笏之瑑也與六瑞不同云圭長尺有二寸
者據玉人文公執桓圭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
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蓋亦以桓爲琕飾圭長九寸
疏公執桓圭者以下皆五等諸侯朝見於王及自相朝所執之
瑞也玉人謂之命圭覲禮謂之瑞玉穀梁定八年傳謂之封圭
說文土部云圭瑞玉也上圓下方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
執躬圭皆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以封諸侯从重土
楚爵有執圭重文珪古文圭从玉案許說本此經又說苑修文
篇云諸侯以圭爲贄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剌有瑕於中
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爲贄摯瑞義同桓字亦作琕說文玉部

云璫桓圭公所執依許義則璫爲公圭正字經典通段桓爲之
鄭以桓圭取雙植爲義則桓非段字與許義異 注云公二王
之後及王之上公者賈疏云案孝經援神契云二王之後稱公
大國稱侯皆干乘是二王後稱公云及王之上公者典命上公
之禮及此上之九命作伯皆是王之上公也通典賓禮引高堂
隆云周禮公執桓珪公謂上公九命分陝而理及二王後也八
命之公與王論道則執璧案高堂說是也三公之摯有二九命
者執桓圭故書金縢說周公秉圭八命者唯執璧故射人云三
公執璧互詳彼疏云雙植謂之桓者賈疏云桓謂若屋之桓楹
案檀弓云三家視桓楹彼注四植謂之桓者彼據柱之豎者而
言桓若豎之則有四棱故云四植植卽棱也此於圭上而言下

二棱者圭不見唯有上一二棱故以雙言之也檀弓孔疏云案說文桓亭郵表也謂亭郵之所而立表木謂之桓卽今之橋旁表杜也周禮桓圭而爲雙植者以一圭之上不應四柱但琢爲二植象道旁二木又宮室兩楹故雙植謂之桓也黃以周云鄭注檀弓云四植謂之桓此云雙植蓋據一面言之案黃說是也桓圭蓋兩面面各琢二棱合之爲四棱正與四桓楹相似賈似誤以爲一柱而有四棱孔疏亦未析云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者圭上圓銳下覆象棟宇兩面爲桓象四楹王氏訂義引崔靈恩云桓者柱柱者所以安上明宮室棟梁之材非柱不安象上公方伯佐王治天下所以匡輔王國爲王所憑安也云桓圭蓋亦以桓爲琢飾者與鎮圭以四鎮爲琢飾同也云圭長九寸

者御覽珍寶部引馬注亦云桓圭九寸並據大行人及玉人文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信當爲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
人形爲琢飾文有麤縵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疏注
云信當爲身聲之誤也者釋名釋形體云身伸也可屈伸也案
信伸古今字士相見禮注云古文伸作信是也此信圭鄭必破
爲身者以信圭躬圭取象相同故定爲身之聲誤云身圭躬
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琢飾者說文呂部云躬身也是身躬義同
並指人之形體也御覽珍寶部引三禮圖云信圭謂圭上琢爲
人頭身之形躬圭謂圭上琢爲四體之形案信圭蓋僅具頭身
躬圭則兼琢四枝爲別異也云文有麤縵耳者鄭意謂信圭文
飾躬圭文麤以此爲差猶玉人注以加文飾殺文飾爲大璋中

璋之差是也曲禮孔疏引江南儒者解云直者爲信其文縟細
曲者爲躬其文麤賈士相見禮疏亦以信圭爲信伸通段玉
裁云信古伸字伸圭躬圭同像人形爲琢飾而伸圭人形面躬
圭人形微曲躬或從弓取躬竊意也陳祥道陸佃鄭鏐方苞姜
兆錫莊有司俞樾說並略同案此說亦本江南諸儒而不破字
其義較鄭爲長然則信躬又以所刻人形曲直爲別不徒錄文
麤縟之判矣王氏訂義引崔靈恩云文縟細者爲信圭文麤者
爲躬圭信者取忠信謹敬以事上躬者欲其謹行而保其身案
崔讀信如字非鄭義也云欲其慎行以保身者此釋破信爲身
之義明身躬同象人身欲見侯伯皆當慎行以保其身也崔靈
恩以此爲專釋躬圭未析云圭皆長七寸者御覽珍寶部引馬

汪亦云信圭七寸躬圭七寸並據大行人王人文子執穀璧男
執蒲璧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爲飾或
以蒲爲琢飾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疏注云穀所以
養人者說苑修文篇云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鄭意穀爲
民食人賴以養子所執璧象之欲其能養民也云蒲爲席所以
安人者說文艸部云蒲水艸也可以作席案司几筵之蒲筵卽
蒲席蒲席人藉之以安男所執璧象之亦欲其能安民也王氏
訂義引崔靈恩云執蒲璧以象天地所生之物御覽珍寶部引
馬注云蒲璧柔滑義與鄒異荀子不苟篇云與時屈伸柔若蒲
葦男於五等最卑故取柔順爲象馬傳義亦得通云二玉蓋或
以穀爲飾或以蒲爲隊飾者凡繼汾段玉裁並謂以穀爲下倪

珠字是也案典瑞穀圭注云穀善也其飾若栗文然此穀璧當亦與穀圭同又山海經西山經云瑾瑜之玉堅栗精密郭注云玉有栗文所謂穀璧也案彼堅栗疑堅栗之譌郭妄說不足據云璧皆徑五寸者御覽珍寶部引馬注亦云穀璧蒲璧五寸並據大行人文云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者賈疏云據上文五命賜則是未成國也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疏以禽作六摯者釋文云摯本或作贄阮元云廣韻六至下引以禽作六贄云本亦作摯詒讓案說文手部云摯握持也引申爲人所執摯之稱贄卽摯之俗說文文部又云藝至也引虞書云雉藝則古文又以藝爲之禽者鳥獸之總名詳庖人疏賈疏云案下文有孤執皮帛而此云以禽者據羔已下以多爲主也

案莊公傳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尚書五玉亦云贄則玉亦是贄此上下文玉爲瑞禽云摯者此以相對爲文天子受瑞於天諸侯受瑞於天子諸臣無此義故以贄爲文 注云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者賈疏述注所執作執之案摯執至致聲義並相近爾雅釋詁云摯至也士相見禮注云摯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摯以將其厚意也說苑修文篇云贄者所以質也白虎通義文質篇云臣見君有贄何贄者執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惻怛也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緇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

不失其節。鷩取其不飛，鵩取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績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者，自雉以下，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摯以布，不言績。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孤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與此孤卿大夫士之摯皆以爵，不以命數，凡摯無庭實。疏孤執皮帛，卿執羔者，此辨孤以下見君及自相見之摯也。王國與侯國諸臣並同通典賓禮引高堂隆云：孤謂天子七命之孤及大國四命之孤，卿謂六官六命之卿及諸侯三命再命之卿也。案高堂並用鄭義云：大夫執鴈，士執雉者，通典引高堂隆云：大夫謂天子中下大夫四命及諸侯再命一命之大夫也。士謂天子三命之士及諸侯一命再命之士也。府史以下至于比長庶人在官亦謂之士。

案比當作鄰此亦用鄭義彼謂鄰長等不命之士亦執雉於義得通但謂府史胥徒得與士同摯恐非云庶人執鷩工商執雞者說文广部云庶屋下眾也案庶人卽齊民賈後疏謂指府史胥徒則在官在野其摯同也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云謹案周禮說五玉摯自公卿以下執禽尊卑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摯此許駁此經庶人以下有摯之說也陳詩禮云士相見禮言庶人見於君曲禮亦言庶人之摯小司寇詢萬民之位百姓北面則庶人工商有朝儀有摯明矣案陳說是也 注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者賈疏云案聘禮束帛加璧又云束帛乘馬故知此帛亦束束者十端每端丈八尺皆兩端合卷總爲五匹故云束帛也言表以

皮爲之飾者凡以皮配物皆手執帛以致命而皮設於地謂若
小行人圭以馬璋以皮皮馬設於庭而圭璋特達以升堂致命
也此言以皮爲之飾者孤相見之時以皮設於庭手執束帛而
授之但皮與帛爲飾耳案鄭云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者謂以
皮包裹帛之表爲飾也賈謂若小行人璋以皮等爲皮設於庭
不知小行人馬皮等皆爲庭實此後注明云凡摯無庭實何得
援彼爲釋邪賈說不可從云皮虎豹皮者賈疏云見禮記郊特
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且皮中之貴者勿過虎豹故知皮是虎
豹皮也王氏訂義引崔靈恩云執虎豹之皮者義取有文而能
服猛詒讓案小行人六幣璋以皮注亦釋爲虎豹皮管子揆度
篇云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武卽虎字彼蓋亦

謂以皮爲摯也尹知章注釋爲裘失之云帛如今壁色緇也者聘禮受享束帛加璧夫人玄纁束帛加琮鄭注亦云帛今之壁色緇也說文帛部云帛緇也糸部云緇帛也二字互訓凡壁以白爲貴漢之壁色緇卽白色也黃以周云鄭云帛如今壁色緇明其與壁同色有異玄纁者也壁色白鄭注虞書二帛謂赤黑白三色孔注意同案黃說是也聘禮享君束帛不著色享夫人束帛則著其色曰玄纁明上束帛如其本質爲白色此注卽隱據彼經爲釋亦兼明此經凡帛不言色者並是白緇不染者也孔廣森則謂此帛當爲玄纁束帛敖繼公胡培翬並謂聘禮享君帛不著色當爲玄纁於義亦通至書舜典修二帛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馬融云二帛二狐所執也書孔疏引王肅云二帛

纁立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
聞或曰孤執立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僞孔傳說與王同
續漢祭祀志劉注引范甯書注云立纁黃三孤所執王孔謂公
之孤執立帛不及王之孤范則謂三孤分用三色帛似皆以意
推之據舜典疏引鄭書注以三帛爲薦玉之繒則不如馬王說
孟子滕文公篇趙注又云匪厥立黃謂諸侯執立三纁一之帛
顧見周王此亦以束帛爲立纁而謂諸侯通執帛與此經五等
之摯尤不合皆不足據云羔小羊者羊人注同說文羊部云羔
羊子也云取其羣而不失其類者士相見禮注云羔取其從帥
羣而不黨也說苑修文篇云羔者羊也羊羣而不黨故卿以爲
贊白虎通義文質篇云卿以羔爲贊羔者取其羣而不黨卿職

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春秋繁露執贄篇云羔有角而不任設
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諦類死義者羔食於其
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與故卿以爲贄公
羊莊二十四年何注云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
受之類死義知禮者也案董何說與鄭異云鴈取其候時而行
者士相見禮注云鴈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春秋繁露執贄篇
云鴈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俛然
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爲贄說苑修文篇云鴈者行列有長幼
之禮故大夫以爲贄白虎通義文質篇云大夫以鴈爲贄者取
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
事君也公羊何注云鴈取其在上上有先後行列說並與鄭異

王引之云鄭蓋以鴻鴈釋之鴻鴈春去秋來故曰候時也其實大夫所執之鴈直謂鵝耳古者謂鵝爲鴈故膳夫六牲有鴈堯典二牲一死鰒馬注曰二牲羔鴈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若非常畜之鵝不得謂之牲也羔鴈皆常畜之物而雉則野物不畜於人得之則死故曰一死若以鴈爲鴻鴈則中於增繳繁於網罟與雉皆爲死物書何以獨謂雉爲一死乎且鴻鴈孟春北去仲秋始來中間數月無鴈之時大夫將何以爲鰒乎然則謂大夫執鴻鴈非事實也自董仲舒春秋繁露始以鴈爲鴻鴈而說苑白虎通因之則其誤久矣蓋執鰒之禮漢世已廢故不知大夫所執之鴈爲鵝而以爲鴻鴈也不然則在野之鴈或曰鴈或曰鴻或曰鴻鴈或曰候鴈稱名至無定矣而執鰒之禮何

以經傳皆言執鴈絕無言執鴻者乎以是言之殆非鴻鴈案王說是也江永方苞孫志祖黃以周說並同土昏禮納采用鴈亦攝盛用大夫摯也凡此經鴈並爲鵠詳食醫疏云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者釋文云介或作分案介介亦字形相近而誤許內宰疏士相見禮云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鴈注云士摯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雉必用死者爲其不可生服也夏用鴈備臭腐也說苑修文篇云雉者不可指食龍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贄白虎通義文質篇云士以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攝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耿介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公羊何注云雉取其耿介云鶩取其不飛遷者賈疏云庶人府史胥徒新升之時執鶩鶩即今之鴨執之者象

庶人安土重遷也案曲禮云庶人之摯匹鄭注云說者以匹爲
鴛孔疏云野鴨曰鳬家鴨曰鴛鴦不能飛騰如庶人但守耕稼
而已爾雅釋鳥云舒鳬鴛舍人及李巡云鳬野鴨名鴛家鴨名
某氏云在野舒翼飛遠者爲鳬說苑修文篇云鴛者鴛鴦也鴛
鳬無他心故庶人以鴛爲摯云雞取其守時而動者說文佳部
云雞知時畜也新序雜事篇云雞守夜不失時信也此謂工商
執業通貨欲其不失時故取雞之守時而動者以爲摯也云曲
禮曰飾羔鴈者以績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者者引以證天子
之臣所執羔鴈當飾以績也鄭彼注云績畫也諸侯大夫以布
天子大夫以畫孔疏云飾覆也畫布爲雲氣以覆羔鴈爲飾以
相見也云自雉以下執之無飾者賈疏云欲見天子士諸侯士

同皆無布飾以其士卑故不異公羊隱八年徐疏引鄭尙書如五器注云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摯之器者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已詒讓案鄭彼注有飾雉與此不同未知孰是云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摯以布不言績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者彼文云下大天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麇執之注云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上大夫卿也如麇執之者秋獻麇有成禮如之或曰麇孤之摯也此約引之見彼文與曲禮異天子之臣尊其文當纁故飾以績諸侯之臣卑其文當殺故飾以布也云然則天子之孤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以豹皮與者賈疏云欲以天

子諸侯卿大夫飾摯者異明天子孤諸侯孤皮亦不同此約卿大夫以明孤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也論讓案此鄭以意定之以虎皮尊於豹皮卽以爲天子諸侯之孤飾摯之異也通典引高堂隆云孤副公與王論道尊於六卿其執摯以虎皮表束帛公之孤覬聘于天子及見于其君其摯以豹皮表束帛亦用鄭義士相見禮注別載孤執麋之說與此經不云彼注亦不言天子諸侯之孤蓋鄭所不從白虎通義文質篇云卿大夫摯古以麋鹿今以羔鴈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卿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鴈乳鴈有行列也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如麋執之明古以麋鹿今以羔也班說又謂卿大夫摯有古今之異亦以意定之無埒證也云此孤卿大夫士之摯皆

以爵不以命數者賈疏云天子孤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
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諸侯孤四命公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
一命子男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一命但爵稱孤皆執皮帛爵稱
卿皆執羔爵稱大夫皆執雁爵稱士皆執雉庶人已下雖無命
數及爵皆執鷩天子諸侯下皆同故云皆以爵不以命數也詒
讓案依鄭此注義則諸臣之皆以爵不以命數又王臣與侯
國之臣爵同則摯亦同惟以爲異此鄭據三禮經記參互攷
定精竭不易也左定八年傳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
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子是始尚羔杜注云禮卿執羔大夫
執鴈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孔疏云賈逵云周禮公之
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再命執鴈魯廢其禮三命之

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尙羔裘周禮禮記皆言卿執羔大夫執鴈並以爵斷不依命數賈何以計命高下妄稱禮乎鄭眾云天子之卿執羔大夫執鴈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傳曰唯卿爲大夫當執雁而執羔僭天子之卿也魯人效之而始尙羔記禮所從壞案禮傳及記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所執無異文也周禮掌客凡諸侯之禮上公及侯伯之下皆云卿相見以羔是諸侯之卿執羔不執鴈又士相見者諸侯之臣相見之禮也經曰下大夫相見以鴈上大夫相見以羔是諸侯之卿必執羔矣安在於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乎傳文之乖於禮者爵是卿也皆當執羔趙鞅荀寅不應執鴈此是當時之失失於偏下以晉卿失於偏下魯卿不應僭上益明賈言魯卿舊執皮帛

非其義矣魯人於是始知執羔爲尊或亦效晉唯上卿一人獨執羔耳未必卽能如禮諸卿皆執羔也案依賈說則摯以爵兼以命數依先鄭說則王臣與侯國之臣降殺一等其說與此經及士相見禮並不合宜孔氏之糾其誤也但晉三卿爵同摯異魯羔鴈尊卑傾舛並與禮違是則衰世沿襲之失司約所以有治摯之約與又案依鄭賈義凡摯皆依執者之爵爲降殺不視所見之人爵位爲次惟聘禮卿大夫勞賓云大夫奠鴈注云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鴈下見於國君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彼注兼據掌客職文而謂卿摯有降用鴈則與禮例不合恐不塙也云凡摯無庭實者別於小行人六幣有庭實也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

植璧秉圭是也疏以玉作六器者說文器部云器皿也此引申爲凡禮神玉器之稱賈疏云此據禮神則曰器上文人執則曰瑞對此文義爾若通而言之禮神雖不得言瑞人執者亦曰器故聘禮云圭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尙書亦以五瑞爲五器卒乃復足其人執亦曰器也注云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者唐郊祀錄引五經通義云禮神用玉者猶臣子爲質也賈疏云此以玉禮神在作樂下神後故鄭注大司樂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是其以玉禮神與宗廟裸同節若然祭天當實柴之節也唐會要王起請造禮神九玉議引三禮義宗云凡祭天神有二玉禮神者訖事卻收祀神者與牲俱燎案崔氏以禮神之玉與燎玉異是也郊特牲孔疏引

皇侃說亦謂祭天先燔玉至設正祭乃置禮神之玉與崔說略同惟鄭以此與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南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等同爲初祭禮神之玉若如其說則此當通舉十器不宜別出六器且彼四器不論尊卑皆用圭璋又皆有邸與此六器絕不類則其用不同可知鄭說殊不足據黃以周云徐邈云璧以禮神圭以自執故曰執璧秉圭非圜丘與郊各有所施徐以爲璧奠圭執則下文圭璧以祀日月鄭注圭其邸如璧是圭璧與四圭有邸同爲圭也圭璧以奠神則四圭有邸安見其自執邪如謂圭璧亦其所自執又與朝日執鎮圭之文相戾且禮日又用何玉案黃說是也徐謂圜丘南郊同執四圭得之而謂禮神別用玉則非是

今攷定此六器別爲禮方明之玉非正祭時禮神之玉詳後疏
云書曰周公植璧未圭是也者書金縢文彼文云既克商二年
王有疾弗豫周公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
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圭彼從古文作珪此經注並作圭
僞孔傳云璧以祔神植置也置十三王之坐周公秉桓圭以爲
贊孔疏引鄭書注云植古置字則鄭說與孔同故引以證用璧
禮神之事但彼植璧爲禮三王之神與下經蒼璧禮天不同其
璧之色未聞又依後賈疏義則宗廟無禮神之玉金縢所說或
非常法也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
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
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禮東方以立春

謂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
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
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禮神者必象其
類壁圖象天琮八方象地主鏡象存物初生半圭曰瑋象夏物
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疏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者觀禮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
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
南方璜西方琥北方瑤東方圭教經公謂此六器卽禮方明之
玉金榜云六器文次六瑞六贊下六瑞諸侯執以朝六贊諸臣
執以見此六器則會同諸侯視方明所設其事相因文故相次
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黼璜以黻

典瑞璽圭璋璧琮瓊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是皆六玉有琮
與大宗伯文合覲禮不云上璧下琮而云上圭下璧記者文誤
耳鄭以六器爲圓丘方澤及四時迎氣所用之玉據典瑞祀天
以四圭地以兩圭其旅上帝亦以四圭與大宗伯禮天地四方
異玉牧人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禮記亦云郊之
祭也牲用騂又與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者異牲然則六
器爲祀方明所用甚明案敖金說是也惠士奇泰蕙田盛世佐
凌廷堪孫希旦莊有可說並同唐虞有六宗之祭六宗者天地
四方之神續漢書祭祀志劉注引尚書大傳說六宗云萬物非
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書
舜典孔疏引馬融說亦以六宗爲天地四時伏馬說與此天地

四方略相類但四時所迎者卽五帝五神雖未嘗不略於四方
天地之中而六宗實非專祀五帝五神也周無祭六宗之文而
朝覲會同有方明漢書律厯志又引伊訓說伊尹祀于先王誕
賚有牧方明蓋商周方明之神卽唐虞六宗之遺典覲禮以方
明爲盟神楚辭九章惜謫說誓事云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
與嚮服王注以六神爲卽六宗以禮攷之亦卽方明之神彼於
六神之外特舉五帝明方明泛禮眾神不專屬五帝矣況五帝
有黃帝而方明不及中央六天純天神而方明兼及地示名殊
禮異不辨可知又國語越語越王誓范蠡封地云皇天后土四
鄉地主正之卓注云鄉方也四方神主蓋誓盟事相因其神同
皇天后土卽禮天地四鄉地主卽禮四方彼此亦可互證推校

禮意蓋大會同會合羣神以詔盟誓其神眾多不可盡設其主位故爲方明通舉六方之神合而告禮之以其神之尊貴言之則云六宗以其神之著明言之則云方明其義一也其禮無所專主本與二郊四時之特祀及明堂大饗之祭不同且因事告禮當有牲幣而無迎尸獻酬之節與祭禮隆殺亦迥異故不謂之祭而謂之禮觀禮又有禮日月四瀆山川丘陵之等亦猶是也觀禮注云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又云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蓋誓告禮殺則不可以用常祭之牲玉故特依方色作此六器而牲幣亦放而制焉此其差次之精不容淆混者也續漢祭祀志注引司馬彪援此經以說六宗云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

案司馬彪雖不以此六玉爲禮方明然以六宗羣神爲釋則正協古義足正鄭誤又案觀禮注說方明六玉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賈彼疏據司盟注謂彼上下四方之神專指日月山川說殊迂曲以越語四鄉地主之文證之則方明六玉上蓋通該天神下及四方則分禮地示日月山川雖亦在其中而義無專屬殆無疑義觀禮上與東方同用圭實則止五玉自不若此經六玉之完備金定爲文誤實爲允當典瑞斂尸六玉有琮注亦以爲取象方明則鄭亦謂禮方明玉宜有用琮矣六琮詳前疏方明互詳司盟司儀疏又案蒼璧者廣雅釋器云蒼青也毛詩小雅采芣傳云蔥蒼也爾雅釋器云青謂之蔥郭注云淺青也據毛郭說則蒼

蔥並青之淺者玉藻云大夫佩水蒼玉此蒼璧卽水蒼玉與下
青圭色小異賈疏云易云天立而地黃今地用黃琮依地色而
天不用立者蒼立皆是天色故用蒼也 注云此禮天以冬至

謂天皇帝在北極者也者鄭意此六玉爲圓丘方丘及五時
迎氣之玉也冬至圓丘祭昊天上帝卽北辰耀魄寶詳前疏賈
疏云青圭已下有五天明此蒼璧禮天者是冬至祭圓丘者也
詒讓案鄭說此禮天不謂夏至南郊祭受命帝者以郊特牲祭
法並說郊用騂犢而此下文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禮
天用蒼犢與彼異故典瑞注謂南郊祭受命帝用圓圭有邸與
圓丘異玉也張履云此云禮天地則告禮也故下云皆有牲幣
若圓丘之祭則牲又何待言有哉四圭有邸則圓丘用之故言

祀也案張說是也國丘祭昊天當與南郊同用四圭有邸若如鄭說以此爲國丘之祭典瑞四圭有邸爲祭南郊則昊天尊於受命帝反降用璧而不用四圭之重器不亦愼乎云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崐崙者也者釋文作混淪云混本又作崐淪本又作崙宋建陽本作崐崙盧文弨云崐崙說文山部無之水部有混淪知古皆借用也史記又作昆侖陸氏於大司樂云崐崙本又作混淪各依字讀非也案盧校是也崐崙崐崙皆俗字說文正部水部並止作昆侖司儀注引爾雅同混淪則段字也賈疏云崐崙與昊天相對蒼璧禮昊天明黃琬禮崐崙大地可知故大司樂云以靈鼓靈鼗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是也故鄭彼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示則主崐崙是卽

與此同也世禮孔疏云崑崙者案地統書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崑崙又云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崑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崑崙東南一州耳於一州中更分爲九州則西貢之九州是也其配地之神孝經緯既云后稷爲天地之主則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則周人以嚳配圜丘亦當配方澤也詒讓案鄭謂此禮地非北郊祭地者以依牧人陰祀用騂牲北郊與南郊相對牲用陰陽之色不得依玉色用黃牲故典瑞注謂北郊祭地玉用兩圭有邸不知方丘亦當用四圭無異玉也又方丘祭大地之神鄭依緯書謂祭崑崙致大戴禮記公冠篇附載祭地祝辭云維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不稱崑崙則緯說不足據互詳典瑞疏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

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者以下並謂四時迎氣分祭五帝也月令孟春云其帝大暉其神句芒又云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注云迎春祭蒼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祭法孔疏引鄭志雜問志云春日其帝大暉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大暉食焉句芒祭之於庭祭五帝於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據鄭志此說則句芒以下五人神皆配食於庭也鄭意迎氣祀五色帝亦用方色之玉後漢書明帝紀李注引五經通義說祀五帝云牲幣及玉各依方色御覽禮儀部引蔡氏月令章句亦據此經以釋五時迎氣之玉並與此注義同今定此禮四方用青圭等爲告禮方明其五時迎氣當亦用四圭有邸與南郊同以迎氣亦正祭不宜與方明同

王也云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馬者月令
孟夏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又云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
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注云迎夏祭赤帝赤熒怒於南郊之兆
也云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馬者月令孟
秋云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又云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
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注云迎秋者祭白帝白招拒於西郊
之兆也云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馬者月
令孟冬云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又云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注云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於北郊
之兆也賈疏云知皆配以人帝人神者亦據月令四時十二月
皆陳人帝人神彼止爲告朔於明堂及四時迎氣配天帝而言

周禮正義

禮三十五

十九

楚學社本

五百四十九

告朔於明堂告五人帝告五人神配以文王武王必知迎氣亦
有五人帝五人神者以其告朔入明堂至秋總享五帝於明堂
皆以五人帝五人神配天若然迎氣在四郊還是迎五天帝明
知五人帝五人神亦配祭可知以其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皆
以人帝人神爲配也言蒼精赤精白精黑精者皆據春秋緯運
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文耀鉤亦云靈威仰之等而說也
此經神不見中央含樞紐者此四時迎氣皆在四郊小宗伯云
兆五帝於四郊鄭注云黃帝亦於南郊是也案依鄭賈說則迎
氣卽祭五帝而以五人帝五人神配唐郊祀錄云馬融盧植王
肅賈逵皆以迎者迎四時之氣祭者五人帝大昊等是也月令
孔疏引蔡邕說與賈馬同此並謂迎氣不祭五天帝又分迎與

祭爲二與鄭說異不足據也又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季夏
迎中郊玉用黃琮郊特牲孔疏云五時迎氣其中央無文先師
以爲亦用黃琮熊氏以爲亦用赤璋高宗義云案祀五精之帝
玉幣各如其色季夏土王而祀黃帝禮用赤璋獨不如其色於
理未允準孔義依先師所說用黃琮九寸爲當案大宰賈疏亦
謂禮中央之玉用赤璋蓋依熊安生說通典吉禮及孔疏則並
依蔡邕說謂當用黃琮但此經禮方明之玉本無中央其季夏
迎祀黃帝玉當亦用四圭有邸不用黃琮赤璋等也云禮神者
必象其類者卽下璧圓象天等是也云璧圓象天者說文玉部
云璧瑞玉圓也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璧者方中圓外方中陰德
方也圓外陰繫於陽也陰德盛於內故見象於內位在中央璧

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祀昊天五精帝圭璧琥璜皆長十二寸以法十二時之義聶崇義云隋潘徽江都集禮依白虎通說璧好方案鄭玄阮謨梁正等圖禮天圭璧皆長九寸蓋遵周禮玉人聯守九寸之璧好三寸而圓取以爲法也知璧好圓而不方者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今以九寸之璧三寸之好言之若好方則四角侵壁肉而不成其倍失爾雅之義也又引阮鄭二圖云蒼璧九寸厚寸案班說璧好方殊謬聶氏廣之是也崔以此六玉爲祀昊天及五精帝亦依鄭義說圭璧尺度與阮鄭圖不同黃以周云玉人云璧好三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故鄭阮禮圖云蒼璧九寸崔氏以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例

之故云圭璧皆長尺有二寸兩說各有依據今從崔說云琮八方象地者說文玉部云琮瑞玉大八寸似車釘徐鍇繫傳云謂其狀外八角而中圓也黃以周云地分八方始於易八卦方位琮有角取諸此漢碑所圖或作五角或作十角陳祥道說四角謬案黃說是也白虎通義文質篇云圓中牙身方外曰琮琮之爲言宗也象萬物之宗聚也位在西方西方陽收功於內陰出成於外內圓象陽外直爲陰外牙而內渢象聚會也故謂之琮案鄭云八方者謂爲鈍角八觚班云牙身則似據玉人大琮射四寸言之牙爲銳角非琮之恆制也又班氏以琮爲西方之玉與此經義亦不合五代會要引阮氏圖云黃琮無好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祭地之琮長十寸以放地數之十品氏禮圖又

周禮正義

禮三十五

三百四十九

引義宗云黃琮十寸有好崑崇義云江都集禮依白虎通說琮外方內圓有好案黃琮八寸而無好玉人職云琮琬八寸其黃琮取寸法於此其玉人職說諸琮形狀並不言好故知諸琮本無好也又云黃琮比大琮每角各刻出一寸六分長八寸厚寸案崑從阮詠說與崔潘不同琮有好與否經注並無文依許君說似中鉏車鉏中空以函軸琮形似之則是有好矣白虎通以琮圓中對璧方中則亦似謂有好潘徽說殆不誤以下五玉崑義並與崔異疑皆本阮鄭圖也黃以周云白虎通義圖中外方曰琮謂牙以內其形本圓也又云內圓外直外牙而內湊外牙申言直內湊申言圓牙雖篆刻視內圓爲直內圓非孔故曰內湊湊者合也豈孔之謂乎案黃據阮圖舊義申白虎通說似亦

可通今并存以備攷云圭銳象春物初生者雜記殺大行云圭
剡上左右各寸半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珪者兒上象物始生見
於上也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潔也上兒陽也下方陰
也陽尊故其禮順備也位在東方陽見義於上也上兒卽上銳
並據剡上寸半言之也說文土部云圭瑞玉也上圓下方許云
上圓者以圭上銳爲鈍角故聘禮記注亦云剡上象天圓地方
也是許鄭義不達也聶崇義云青圭亦九寸厚寸博三寸剡上
各寸半云半圭曰璋者說文玉部云半圭爲璋公羊定八年傳
云璋判白何注云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白虎
通義文質篇云璋半珪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璋之爲
言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聶崇義云赤璋九寸

案公羊何注又云璋者所以郊事天詩云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春秋饒露四祭篇亦以奉璋爲文王之郊彼並謂南郊祭受命帝用璋與此經不合不足據云象夏物半死者賈疏云夏時薺麥死是半死云琥猛象秋嚴者賈疏云謂以玉爲虎形猛屬西方是象秋嚴也胡氏三禮圖引鄭圖云白琥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伏虎形高三寸孔廣森云玉琥圖琥作虎形疑未必然六玉之名半圭曰璋半璧曰瑁瑁當是半琮耳蓋琮之制外爲捷虛若鏤齒半之則背上有龍鏤刻者似伏虎故謂之琥鄭爵之象爵亦非作鳥形也鄭司農說牙璋瑋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然則刻齒卽虎象似矣案孔說是也琥作虎形之說左傳昭三十二年孔疏亦同但大端

五玉未有刻爲物形者雖古說似不可信說文玉部云琥發兵
瑞玉爲虎文璫禱旱玉也爲龍文二篆相次攷御覽珍寶部引
呂氏春秋段成式酉陽雜俎並有戰鬪用琥大旱用龍二語今
呂覽佚此文許蓋別本彼書與此經典瑞玉人諸玉義不相應
也云半璧曰璜者賈疏以爲逸禮記文說文玉部云璜半璧也
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
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璜者橫也陽氣橫于黃泉故曰璜
璜之爲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聶崇義云玄璜九寸云象
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者璧圓象天全見今璜半之故象
天半見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
疏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者食醫注云放猶依也牲幣各依

周禮正義

禮三十五

三三 楚學社本

五百四十九

放六器之色蓋天以蒼幣蒼牲地以纁幣黃牲東方牲幣與天同南方以朱幣騂牲西方以素幣白牲北方以玄幣黝牲公羊僖三十一年何注引禮祭六宗牲角尺此牲約與彼同孫希旦云此謂大朝覲之時所以禮方明者非祀天之禮也方明非正祭犧不用牲幣故曰皆有牲幣案孫說是也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望祀各用其方之色牲明用方色牲唯四望爲然天地五帝五神皆尊於四望則牲用騂黝不依方色然則圜丘祭昊天當與南郊受命帝同用騂牲方丘祭大地當與北郊后土同用黝牲不用蒼牲黃牲也論語堯曰篇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書湯誥孔疏引鄭論語注謂用玄牡者爲總告五方之帝而用皇天大帝之牲彼殷禮祀昊天用正色之牲

則周祀昊天亦宜用正色之牲可知矣舊唐書禮儀志長孫無忌等議祭天地燔瘞之牲依此經用蒼黃壇牲依牧人用騂黝此亦牽傳鄭義不知此經爲禮方明之牲與正祭無涉強生分別並誤五時迎氣則五帝當用騂牲五示當用黝牲亦不必用方色之牲鄭賈誤以此爲圓丘方丘及迎氣之牲故牧人注以騂祀用騂牲爲祭天南郊陰祀用黝牲爲祭地北郊不及圓丘方丘非也知五帝五示牲用騂黝者詩小雅大田云來方禋祀以其騂黑彼云禮祀則方中宜有天神當依甫田毛傳義以方爲迎四方氣於郊騂黑卽牧人之騂牲黝牲也此卽五帝五示不用方色牲之塙證大田傳以黑專指羊豕鄭箋又以彼方爲祈報四方之神不爲迎氣義並不允史記封禪書載秦襄公作

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羝羊騂黃並與騂色近秦蓋沿用周制故雖祀白帝而不用白牲此亦五帝牲不必依方色之證也郊特牲及詩周頌我將孔疏又謂大饗五帝於明堂及大雩並用五色之牲經注並無文恐皆不塙也互詳牧人疏 注云幣以從爵者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彼食禮無獻酬故幣不從爵凡祭祀之禮有獻尸則有從爵之幣也賈疏云知幣是從而非禮神者若是禮神當在牲上以其禮神幣與玉俱設若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是帛在牲上今在下明非禮神者也案鄭賈說亦非也此禮天地四方乃告禮非正祭無迎尸獻酬之節則此幣自是禮神之幣非從爵之幣注說不可從通典吉禮說郊天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

隨玉色引此經文爲釋杜以此爲郊禮雖與鄭異而亦非經義
云若人引酒有酬幣者賈疏云獻尸從爵之幣無文故以生人
飲酒之禮況之案聘禮饗時有酬幣明此幣旣非禮神之幣則
獻尸後酬尸時亦有幣之從爵也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
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鄭司農云陰德謂男女之情天性
生而自然者過時則奔隨先時則血氣未定聖人爲制其中令
民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以防其淫泆令無失德情性隱而不
露故謂之陰德陽德謂分地利以致富富者之失不驕奢則吝
嗇故以和樂防之樂所以蕩滌邪穢道人之正性者也一說地
產謂土地之性各異若齊性舒緩楚性急悍則以和樂防其失
令無失德樂所以移風易俗者也此皆露見於外故謂之陽德

陽德陰德不失其正則民和而物各得其理故曰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玄謂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而能育其類疏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者以下並通論禮樂之精義所以致中和而育民物也大司徒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助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彼以禮樂施教此以禮樂成德其事略同凡云防之者皆以防其德之過使有所止也 注鄭司農云陰德謂男女之情天性生而自然者者說文心部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白虎通義情性篇云性

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
情者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鉤命決曰情
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
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案先鄭意此陰德與大司徒陰禮義略
同然亦兼取陽性陰情爲義故釋爲男女之情樂記云人生而
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是情性雖有陰陽之殊而
情發於性有生所同故云天性生而自然者卽釋經天產之義
後鄭亦訓產爲生而義異云過時則奔隨先時則血氣未定者
過時謂男女年過三十二十而不嫁娶先時謂未及年而嫁娶
也血氣未定論語季氏篇又云聖人爲制其中令民二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以防其淫佚令無失德者佚釋文作失云本亦作

佚三十而娶二十而嫁據媒氏文云情性隱而不露故謂之陰德者釋名釋天云陰蔭也氣在內與蔭也先鄭意六情雖皆屬陰然男女之情尤隱在內而不宜露故經獨謂之陰德也云陽德謂分地利以致富者謂若農圃虞衡之屬分取地之所生之物以致富也以貞宜露於外故以屬陽德先鄭蓋以地產爲地生之物大戴禮記四代篇云辨歷大道以時地性與民之陽德以教民事地性即地生與先鄭義略同後鄭亦以地產爲地生之物而義亦異云富者之失不驕奢則吝嗇故以利樂防之樂所以滌蕩邪穢道人之正性者也者滌蕩釋文作蕩滌史記樂書云故博採風俗協比聲律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發蕩邪穢固酌飽滿以飾厥性是樂所以滌

蕩邪穢道人之正性者也云一說地產謂土地之性各異者此
先鄭附著別說也白虎通義情性篇云性者生也與產義同故
先鄭又以地產爲土地生人之性各異也今以經攷之天產地
產之說當以後鄭爲正先鄭諸說並失之云若齊性舒緩楚性
急悍者此並土地生人之異性也史記貨殖傳云齊其俗寬緩
西楚其俗剽輕易發怒漢書地理志云齊詩曰子之營道我虜
囷之閒又曰矣我於著乎而亦其舒緩之體也論衡率性篇云
齊舒緩楚促急云則以和樂防其失令無失德樂所以移風易
俗者也者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記云故樂行而倫清
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是樂所以移風易俗
者也云此皆露見於外故謂之陽德者釋名釋天云陽揚也氣

在外發揚也先鄭謂分地利以致富及或說土地異性之類二者皆露見於外者故經謂之陽德對陰德爲隱而不露者也云陽德陰德不失其正則民和而物各得其理者明以禮樂正陰陽之德而民物各得其所也云故曰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者賈疏云取下文釋此也云玄謂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者此動物據人所食者而言六牲詳膳夫疏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云天之所生上首阮元云天動故人物動者屬天其首恆在上地上空虛無土之處皆天故凡動物皆天所生云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者此植物亦據人所食者而言九穀詳大宰疏曾子天圓篇云地之所生下首阮元云地靜故艸木靜者屬地其首恆在下艸木甲坼而生以根爲首枝爲末也詒讓案後鄭說天

產地產之義深得經情呂氏春秋工農篇云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於國以教民尊地產也高注云地產嘉穀也義與此同云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者此言食陽以劑陰也郊特牲注云牲陽也賈疏云以其陰主消內是虛純虛則劣動物是陽故須食動物六牲作之使動也云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者賈疏云過謂氣大過大過則傷性傷性則奢秦僭濫故制中禮以防之禮言中者凡人奢則僭上儉則逼下禮所以制中使不奢不逼故以禮爲中也云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者此言食陰以劑陽也郊特牲注云庶物陰也賈疏云案禮記玉藻云顛實陽休是陽主盈

滿故云陽氣盈純之則躁者陽氣主動不兼陰氣純之則躁故
食植物作之使靜知植物爲陰者見聘禮致饗饌醴在碑東醴
在碑西醴是穀之所爲是穀物爲陽之義也而此云植物陰者
此以動物相對故動爲陽植爲陰彼以醴醢相對故醴爲陽醢
爲陰也其陰德陽德後鄭又不從先鄭者但言德者謂在身爲
德今先鄭以陽德爲分地利以致富以身外解之與陰德爲不
露見自相違卽知陰德爲男女之情亦非故後鄭皆據人身陰
陽之氣解之云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者賈疏云謂太靜爲
傷性樂爲陽故制和樂以節之詒讓案後鄭釋天產地產之義
是也而釋陰德陽德則未允竊謂此經之義當以大司徒十二
教章互相證明彼經云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以陰禮教親則

民不怨注云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則男不曠女不怨此陰德卽謂昏禮陽德亦卽謂鄉射飲酒之禮本於性情之謂德制其節文之謂禮其實一也昏義云后治陰德注云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與此義亦略同作之云者謂順其性情而宣道之以天產作陰德者謂同牢之禮有牲牢而用食禮也以地產作陽德者謂鄉射飲酒有酒醴獻酬之禮酒醴出於五穀也昏禮同牢雖有三醕而無獻酬則牲牢爲主鄉射飲酒亦有牲而以獻酬爲大經各舉其重者而言之也郊特牲云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若鄉射飲酒則有樂故經於陰德云以中禮防之所以禁其淫佚於陽德云以和樂節之所以禁其爭競兩經互證其義昭然而二鄭以來皆未達其指

周禮正義

禮三十五

二方 本及周子 刪本

五百四十九

宋以後釋此經者惟王安石王昭禹謂陰德所以行陰禮陽德所以行陽禮其說較長而謂天產養精地產養形則仍未究其本此外異論紛互率皆虛陳陰陽之理失之彌遠今悉無取焉云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而能育其類者賈疏云謂陰氣虛濟之使盈陽氣盈損之使虛故云陰陽平情性和也能育其類者下文合天地之化已下是也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禮濟虛樂損盈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能生非類曰化生其種曰產疏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者此亦通論禮樂之用也天地之化謂金玉錫石之等本無生理皆由純氣微質凝積變化以成形者聘禮記注云皆天地所化生謂玉也卽其義也百物之產則謂大司徒五地動

植諸物種類蕃孳自有生理者聖人制作禮樂合聚萬物爲牲
牢案盛酒醴器服之等以待祭祀賓客之事而用之也賈疏謂
以禮樂並行萬物感化則能生非類又能生其種非經義也云
以致百物者卽地示之物鬼神什所致者與百物之產異 注
云禮濟虛樂損盈者賈疏云此樂記所云禮減而進以進爲文
者是禮濟虛進謂濟益是禮當濟益其虛使之實滿又云樂盈
而反以反爲文者是樂損盈反謂自抑止是樂當自抑止使盈
而不放溢也云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者賈疏云言並行謂禮
樂並行以教世則天地之間使不盈不虛折中得所則四者乃
得其和也言四者謂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共爲一以事鬼神爲
二以諧萬民爲三以致百物爲四也知化產共爲一者以其化

與產氣類相似故爲一也案鄭賈說並非也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卽上文之天產地產不得與下三者並列爲四注說甚誤又審鄭意疑誤以百物之產與以致百物爲一賈亦未得其旨云能生非類曰化者此亦誤以化與產相對爲文謂物生而變其本類者也說文匕部云匕變也化教行也經典通借化爲匕楚辭離騷王注云化變也荀子正名篇云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楊注云化者改舊形之名淮南子齊俗訓云夫蝦蟇爲鵠水蠃爲螳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卽鄭所本也云生其種曰產者說文生部云產生也此兼動物植物言之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元帥執事而卜曰祠眠滌濯澣玉鬯省牲饌奉玉盞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執事諸有事於祭者宿

申戒也滌濯灋祭器也玉禮神之玉也始滌之祭又奉之饗享
牲器也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以爲祝辭治猶簡習也豫
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羣臣禮爲小禮故書滌作立鄭司
農讀爲滌滌視也疏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
者自此至職末並大宗伯當官專領之職事所謂官常也此卜
日眡滌濯並與大宰爲官聯帥執事而卜日謂大祭祀大宗伯
滌卜大卜注云大事宗伯滌卜是也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
云今春秋公羊說祠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古周禮說
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祗率執事而卜日大鬼謂先
王也孔廣森云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耳不當卜可祀與否
其意以爲魯郊常祀不須卜但卜祀日則宗廟常祀亦不卜可

祀與否仍卜日不謂祀宗廟用筮不用卜也故周禮大祭祀命龜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皆無祭不用卜之解而學記未卜禘不祝學鄭亦不以記文爲誤是從古周禮說矣王紹蘭云少牢饋食禮鄭注引禘于大廟禮曰日用丁亥此卽公羊禘祫不卜之說所本謂禘丁亥有定日故不卜也鄭說之曰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是與公羊小異矣公羊說宗廟筮而不卜亦是準少牢禮有筮無卜爲義但少牢大夫禮略鄭注筮人先筮而後卜云當用卜者先筮之卽事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是先筮不吉乃不卜明筮吉仍當卜也亦與公羊說異邇人祭祀先卜鄭司農云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牲則先鄭亦以祭當卜日也案孔王說是也云省牲饋者釋

文云省本又作告後省牲鑊皆同案省正字告段借字此省牲
卽充人之展牲在祭前之夕省鑊則在祭日之晨故小宗伯大
祭祀省牲祭之日省鑊二事分別其明此文偶省并耳賈疏謂
省視視烹牲之鑊是謂大宗伯直省鑊不省牲非也此十日以
下凡十事十日一也宿爲申戒二也祗滌濯三也滌玉鬯四也
省牲五也省鑊六也奉玉齋七也詔大號八也治其大禮九也
詔相王之大禮十也鄭分滌玉鬯奉玉齋玉與鬯各爲二事
賈又并宿祗滌濯爲一省牲鑊爲一並失之小宗伯疏以省牲
別爲一事則不誤 注云執事諸有事於祭者者賈疏云案大
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注云執事宗伯大卜之
屬此注云執事諸有事於祭者二注不同者以其大宰不掌祭

事故云執事大宗伯大卜之等卜日而已此大宗伯主祭祀之
事故總諸有事於祭者也詒讓案大宰帥執事下止云卜日故
爲宗伯大卜之屬此帥執事下兼宿眠滌濯等故廣賅諸有事
於祭者也云宿申戒也者公食大夫記注義同謂申戒百官也
江永云宿眠滌濯宿字爲句祭前三日申戒也大史及宿之日
卽此宿字案江說是也凡王禮大祭祀祭前十日則戒大宰云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眠滌濯是也祭前三日
則宿故大史云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是戒宿
不同日宿在戒之後故云中戒鄉飲酒記注云再戒爲宿戒禮
將有事先戒而又宿戒又士冠禮注云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
不必宿案士冠宿賓少牢饋食禮尸及官皆先戒後宿申戒卽

再戒之義禮祭祀戒宿或前十日戒三日宿或前三日戒一日宿要其不同日一也大祭祀十日之後眡滌濯之前大宰有戒而無宿此經及肆師有宿而無戒然則大祭祀大宰掌戒大宗伯肆師掌宿與賈疏以宿與眡滌濯爲一事謂祭前一宿眡所滌濯祭器蓋用肆師注宿先卜祭之夕義然非經義也特牲饋食禮乃宿尸注云宿讀爲肅凡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卽指此經及肆師世婦大史諸宿字而言宿戒散文亦通互詳後世婦疏云滌濯漑祭器也者大宰注義同釋文云漑本或作概案作概者是也詳大宰疏少牢饋食禮云宗人命滌特牲饋食禮云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遵反降東北面告濯具卽此眡滌濯彼大夫之禮宗人視滌濯猶王禮大小宗伯眡滌濯

也詩召南采芣箋說諸侯夫人視濯漑孔疏云此諸侯禮夫人視滌濯天子則大宗伯視滌濯王后不視矣詒讓案大宰祀五帝享先王皆及執事視滌濯若然或大宰代王視大宗伯則代后視與云玉禮神之玉也者賈疏云卽蒼璧黃琮青圭赤璋之等及四圭兩圭之類皆是禮神置於神坐也案九嬪職云贊玉盥注云玉盥王敦盛黍稷與此注玉爲禮神之玉盥卽非王敦所飾注不同者彼九嬪所贊贊后設之據宗廟宗廟無禮神玉則玉盥不得別解故爲王敦此據天地爲主有禮神玉故與盥別釋也大宰云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注云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彼所執據五帝此所奉據昊天與崑崙故不同又云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鬱鬯但宗廟雖

無禮神玉仍有圭瓚璋瓚亦是玉故曲禮云玉曰嘉玉郊特性云用玉氣是已詒讓案蒼璧黃琮等非正祭禮神之玉詳前疏此經玉鬯玉盞連文亦非禮神之玉王引之云鄭以滌玉鬯三句總承祭享祀言之而祭天地無鬱鬯且器用陶匏若以玉鬯爲圭瓚和鬯玉盞爲玉敦黍稷則但爲宗廟之祭而與大神大示無涉故以玉爲禮天地之玉與鬯盞別釋也然鬯與盞皆始滌之祭又奉之何以鬯但言滌盞但言奉獨至於玉而已言滌又言奉乎今案滌玉鬯三句專謂享大鬼也玉鬯圭瓚也周語有神降于莘王使大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韋注曰玉鬯鬯酒之圭長尺二寸有瓚所以灌地降神之器是玉鬯爲圭瓚之明證典瑞所謂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也玉盞

與九嬪職同其皆爲王敦可知九嬪之贊玉盥大宗伯之奉玉盥皆所以享人鬼也上文祭享祀並列而此獨言享者上文卜日宿眡滌濯已總祭享祀言之則此滌玉鬯云云無嫌專指享廟之事不別言享大鬼者上文已云享大鬼故不待別言之也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凡祭祀之十日宿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盥盛告潔展器陳告備此總天地宗廟言之也而其下遂云及果築鬻則專謂宗廟之祭大祝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總大禋祀肆享祭示言之令鍾鼓右亦如之執明水火而號祝總大禋祀肆享祭示言之也至逆牲逆尸令鍾鼓右則專謂肆享之事皆連類而及不復區分是其例也案王說是也方苞蔣載康莊有可說同但玉盥

當爲玉盥非玉敦也詳九嬪疏玉鬯卽玉人之祿玉玉盥盥亦當讀爲案詳甸師及小宗伯疏云始涖之祭又奉之者賈疏云鄭據上云涖涖臨視也直視看而已下云奉據手執授王故云祭又奉之又云奉玉盥者此玉還是上文所涖者盥謂社稷天地當盛以瓦簋但盥與上它互見爲義皆始時臨之祭又奉之案鄭以玉鬯之玉與玉盥之玉爲一故以涖與奉皆指禮神之玉特事有先後爲異其說非也賈謂盥爲瓦簋亦非方苞云於玉盥曰奉於玉鬯曰涖者小宰贊祿宗伯惟涖玉鬯而已云鑊亨牲器也者亨人注云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小宗伯注云省鑊視亨腥孰案省鑊者省眡三牲及魚腊之鑊於雍饗也云大號六號之大者者謂大祝六號中之大者若神號則以皇天

上帝爲大餘天神爲小示號則以后土爲大餘地祇爲小它皆放此賈疏謂六號卽是大號非鄭信云以詔大祝以爲祝辭者卽大祝云掌六祝之辭是也云治猶簡習也者喪服注云治猶理也小宰注云簡猶閱也閱習大理所以理董之故謂之治云豫簡習大禮至祭常以詔相王者賈疏云大禮者謂天地人之鬼神祭禮王親行之爲大禮對下小宗伯治小禮爲小也詔相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案賈說非也鄭言此者欲見治其大禮與詔相王之大禮同未祭之前豫簡習大禮俾無差誤至臨祭時卽以此禮詔相王明簡習爲備詔相也云羣臣禮爲小禮者據小宗伯云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肆師亦云相治小禮小宗伯注義同汪文臺云經云祀

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治其大禮則中有小禮可知經云詔相王
之大禮大禮屬王則小禮爲羣臣之禮亦可知云故書蒞作立
鄭司農讀爲蒞蒞視也者鄉師注並同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王有故代行其祭事疏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者謂凡祭祀
王宜親祭而有故不與也祭統云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
故則使人可也國語晉語云烝於武公公稱疾不與使奚齊蒞
事卽祭祀君不與而使人代行之事賈疏云攝訓爲代有故者
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嘏歷而皆
飲之注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冢
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事容二官俱攝故兩言之俞樾云王之
祭祀自有等差大祭不與則冢宰攝之貳王治事自是冢宰之

職他官不得攝也中祭小祭其禮較輕王或不與則宗伯攝之故云王不與祭祀則攝位下文王后不與特言大祭祀則此但言祭祀爲凡祭祀非大祭祀明矣案賈云容二官俱攝自謂或冢宰或宗伯皆可代王行祭事非爲一時二官並攝也俞謂祭祀有大小冢宰宗伯或當依官之尊卑分別攝祭於義可通與賈義亦無迂也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薦徹豆邊王后之事疏凡大祭祀王后不與者賈疏云天地及社稷外神等后夫人不與此言凡大祭祀王后不與謂后應與而不與又云大祭祀明非羣小祀則大祀者唯宗廟而已云則攝而薦豆籩徹者賈疏云是王后有故宗伯攝爲之凡祭祀皆先薦後徹故退徹文在下也詒讓案薦豆籩徹謂攝薦豆籩而并徹之

也此與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邊同變文則云薦豆邊徹以薦徹通貫豆邊猶漿人清醴醫醅精以清糟通貫醴醫醅經自有此首尾綜包之文例也賈謂以薦先徹後退徹文在下經無此意注作薦徹豆邊者順文便改之非所見經本不同也祭統說祭大廟之禮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注云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以此推之天子祭大廟后亞祼獻有故后不與亦當大宗伯攝之此僅言大祭祀攝薦徹豆邊文不具也外宗云佐王后薦玉豆眡豆邊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盥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然則王后不與則薦徹及祼獻諸事宗伯並攝之可知矣其天地外神后本不與者凡朝踐饋食醑尸並宗伯亞王獻亦兼薦徹此常

法不爲攝也 注云薦徹豆遵王后之事者據九嬪文此謂朝

踐饋食之正豆遵也其加豆遵內宗所薦徹后雖不與非宗伯

所攝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載爲也果讀爲裸代王裸賓客以饗

君無酌臣之禮言爲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鄭司農云王不

親爲主疏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者此家上兩經爲文攝裸雖以

王爲主亦兼攝后也賈疏云此大賓客對文則賓客異散文則

通故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是賓客爲諸侯通也大

行人云大賓爲五等諸侯大客卽謂其臣是賓客異也案大行

人云上公之禮再裸而酢此再裸者有后裸則亦攝爲之內宰

贊之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此皆無后裸王不親酌則

皆使大宰宗伯攝而爲之坊記孔疏云案王饗諸侯及諸侯自

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且王於同姓雖爲
侯伯車服與上公同上公既再祿后與王俱祿則上公相於與
王同也其同姓上公則后與夫人親祿獻拜送也若異姓上公
使人攝祿故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祿謂異姓也案據孔
說是同姓上公則后祿大宗伯攝之后則親拜送異姓上公則
后不與蓋宗伯兼攝拜送其王祿則不論同異姓唯攝祿不攝
拜送也諦審孔義似以此攝祿專屬后言陳祥道劉彝王安石
王昭禹鄭鏐姜兆錫蔣載康亦並謂此專家上后不與之文攝
祿唯據攝后其王祿代酌獻爲常禮不得云攝林喬蔭云本文
承上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是統爲王后不與
而言卽外宗所云宗廟之祭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賓客之事

周禮正義 禮三十五

五百四十八

亦如之者也。蓋上公之禮，王禮再裸而酢，再裸者，王爲一裸，后爲再裸。此大賓客卽指上公。禮當再裸而王后不與，則大宗伯攝而再裸也。載與再古通。若是代王，則直曰攝裸可耳。何必言載？黃以周說同案。陳劉諸家說與經義合，較鄭爲長。又案大饗王與后亦有裸，與禮賓同。蓋亦宗伯攝之詳。大行人疏注云：載爲也者，小爾雅廣言云：載，行也。檀弓鄭注云：爲行也。是載爲義同。云果讀爲裸者，裸果聲類同。大行人王禮再裸而酢，注亦云：故書裸作果。段王裁云：此古文假借字也。裸從丌，果聲。古音在歌戈部。鄭云：裸之言灌。裸與灌雙聲，非裸音同灌也。云代王裸賓客以鬯者，賈疏云：見鬱人宗廟及賓客皆以鬱賓彝而陳之。卽大行人所云裸與此裸皆用鬱鬯也。云君無酌臣之禮者，

卽燕義云臣莫敢與君亢禮也賈疏云見燕禮大射諸侯禮皆使大夫爲賓宰夫爲主人是諸侯君不酌臣此大賓客遣大宗伯代祼是天子君亦不酌臣也詒讓案天子燕以膳夫爲獻主許膳夫職云言爲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者申釋載訓爲之義明攝爲祼不攝送祼也酌謂實鬱鬯於圭瓚璋瓚獻謂授之於賓二者皆攝爲之大行人注說上公再祼之禮云使宗伯攝酌圭瓚而祼王旣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祼后又拜送爵是王及后皆親拜送也覲禮不詳禮賓之節而聘禮聘享訖後禮賓公於阼階上拜送此王待大賓客祼禮親拜送禮蓋與彼略同但彼禮聘使宰夫酌醴公不親酌而親獻此王禮朝賓大宗伯祼鬯王酌獻並不親與彼異耳賈疏云以其言代而爲祼卽是

直祿不拜案鄉飲酒燕禮大射賓主獻酢皆拜送其送是王自爲之以其恭敬之事不可使人故也鄭司農云王不親爲王者與後鄭義同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相者五人卿爲上擯大喪王后及世子也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爲位而哭之檀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紼衣疏注云相詔王禮也者大行人詔相諸侯之禮注云詔相左右教告之也是詔與相義同云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者釋文擯作僎云本或作賓案說文人部擯爲僎之或體依鄭義擯相字當作擯賓禮字當作僎賓者其僎字也此下經及小宗伯肆師並作僎小行人司儀並作擯象胥作賓大行人則作擯又作賓諸職錯互疑皆傳寫亂之擯

相司儀注義同此叨擯相因事異稱其實一也聘禮卿爲上擯
注云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又鄉射禮相拜注云相謂
贊主人及賓相拜之辭是擯相異名而聘禮記云擯者立于閤
外以相拜又檀弓云子游擯由左注云擯相侑喪禮者是相亦
名擯故賈疏謂此對文義爾通而言之出入皆稱擯也又案擯
在賓謂之介故士冠禮注云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是也云相
者五人卿爲上擯者覲禮注云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
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爲上擯案彼注卽據此經周
書王會篇云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纔有繁露彼大會同止二
相又有太史大行人而無大宗伯疑文有闕掇賈疏云此則大
行人云上公之禮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是也依大行

人據上公而言此大宗伯爲上擯若大朝覲則肆師爲承擯四時來朝小行人爲承擯案覲禮齊夫爲末擯若待子男則三人定矣若侯伯四人者加一士上公五人者加二士今鄭云相者五人卿爲上擯據此大宗伯是卿故指此上擯而言也云大喪王后及世子也者宰夫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注亦云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與此注義同賈疏云以其與王爲上相則王在亥而云大喪明是王后及世子矣亦得見大喪所相或嗣王則大喪中兼王喪也后及世子喪王爲此主哭及拜賓則宗伯亦爲上相也云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爲位而哭之者同姓則爲位於廟異姓則爲位於外也左襄十一年傳云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

同族於禰廟王哭諸侯禮當與彼同賈疏云謂諸侯薨於本國
赴告天子天子爲位哭之大宗伯亦爲上相與王爲擯耳若來
朝薨於王國則王爲之總麻不應直哭之而已引檀弓曰天子
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紼衣者釋文紼作純檀弓釋文亦云紼本
又作純引之者謾天子哭諸侯之事鄭彼注云服土之祭服以
哭之明爲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
經衍字也時人間有弁經因云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經總衰
也案爵弁經紼衣卽司服職弁經服鄭檀弓注以經爲衍文非
也詳司服疏王命諸侯則儻儻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
前南鄉擯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
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略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疏

王命諸侯則僎者此謂諸侯始封或嗣位而來朝及有功而進爵王則錫命之於廟也穀梁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范注云當召而錫也周禮大宗伯職曰王命諸侯則僎之是來受命 注云僎進之也者別於出接賓者也說文人部云僎導也重文擯僎或从手依鄭義此字亦當作擯與擯相字同詳司儀疏管子小問篇東郭郵至桓公令僎者延而上尹注云僎謂贊引賓客者也此王命諸侯大宗伯僎亦謂贊引令進前受策命故云進之也司土云掌擯士者又小司寇職說外朝三詢之事云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並與此僎義同云王將出命假祖廟者釋文云假至也知假祖廟者祭義云爵祿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又祭統云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白虎通義爵篇云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徐幹中論爵祿篇云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兩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也卽據此經義毛詩周頌賚鼓大封於廟也孔疏引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卽假廟封諸侯之事賈疏云若諸侯命臣則因祭宗廟命之則祭統十倫之義六曰見爵賞之施焉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再拜受書以歸又云古者於祿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諸侯命臣必於祭時若天子命臣不要在祭時欲命臣當特爲祭

以命之故洛誥成王命周公後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策逸祝策惟告周公其後注云告神周公宜立後謂封伯禽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案賈引洛誥注卽鄭書注佚文詩周頌烈文敍孔疏引鄭書注文略同蓋鄭意以歲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爲此祭而假廟與上文烝祭文不相冢僞孔傳則謂卽仲冬烝祭之日特加文武各一牛以告是與祭統諸侯命臣同非鄭義也祭統又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順陰義也賈孔禮疏並謂彼爲諸侯因時祭命臣法月令孟夏之月行賞封諸侯注引祭統駁之云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說釋月令注意蓋謂當夏非封國之時故

據祭統文正之實則鄭意天子命諸侯皆特假祖廟非徒不於孟夏卽秋嘗亦非其時也又案依鄭書注義假祖廟蓋用特牛告祭其禮殺於時祭祖廟者謂於祖王廟洛誥成王命伯禽於文王廟而兼告武王國語周語說宣王命魯孝公於夷宮韋注云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皆其證也云立依前南鄉者賈疏云此案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是立依前南鄉之事也云僎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者策釋文作筴案策冊之借字筴卽策之俗鄭覲禮注云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知內史策命之者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也賈疏云此案覲禮天子使公與史就館賜侯氏命服時

周禮正義

禮三十五

卷三 禮學 禮本

五百四十九

史由公右執策命之又案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天子無降立之事其餘則同命諸侯之史當王右以策命之詒讓案覲禮策命爲大史與此經內史策命小異或禮經通稱內史爲大史與互詳敘官疏云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者此兼約左傳及覲禮文左傳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且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凡禮之通例臣與君行禮皆降拜登受左傳不云降拜登受者文略也詳司儀疏云此其略也

者命諸侯之儀禮經無專篇鄭據覲禮及祭統左傳推其大略
不能得其詳也云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者祭謂四時祭若
祭統祫嘗是也經唯云命諸侯而此注則通舉諸侯爵祿其臣
以見天子不用此法又小宗伯云賜卿大夫士爵則所注云賓
之如命諸侯之儀彼注亦無殊異之文然則鄭意天子賜卿大
夫士爵亦特假廟未知是否互詳小宗伯疏國有大故則旅上
帝及四望故謂凶災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祔焉禮不如祀之備
也上帝五帝也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玄謂四望五嶽四鎮
四瀆疏注云故謂凶災者宮正先鄭注義同災舊本作裁今據
宋婺州本正凡經作裁注例用今字皆作災詳膳夫疏云旅陳
也者爾雅釋詁文論語八佾篇季氏旅於泰山泰山卽魯三望

之一集解引馬融云旅祭名也字亦作臚漢書敘傳大夫臚岱
顏注引鄭德云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師古云臚亦陳也史記六
國表云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蓋兼據此經旅帝爲說旅臚聲
近義同書禹貢云荆岐既旅又云蔡蒙旅年又云九山刊旅並
卽旅羣望之禮僞孔傳云祭山曰旅望文爲訓義殊未暇云陳
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者賈疏云但祈謂祈請求福
得福乃祠賽之祠賽則闕而與正祭同故知禮不如祀之備也
云上帝五帝也者典瑞注同孝經邢疏引論語鄭注云皇皇后
帝並謂太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主五方爲五帝又公羊宣三
年何注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說與鄭同五帝詳小宗伯疏
金榜據掌次大旅上帝則張瓊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

次設重帟重案謂上帝非五帝席鄭注之誤其說是也此大旅上帝專指受命帝而言不兼及黃赤白黑四帝梁書許懋傳云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引此職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彼以此經證大旅蓋亦以此上帝爲南郊所祭之蒼帝也互詳掌次疏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者漢書郊祀志王莽改定祭禮引此經說之云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蓋劉歆等說卽先鄭所本小宗伯先鄭注又云四望道氣出入與此注自相違錯未審厥義御覽禮儀部引大祝馬注以爲日月星辰則統天神無山川淮南子人間訓郊望禘嘗許注云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此亦謂望祀有日月星辰與馬鄭略同而謂廣及眾山川則異公羊僖三十一年傳天子有方望之事何注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

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
何氏所說尤廣案四望不得有日月星辰亦不得及餘山川先
鄭與何說皆非也惟四望爲大山川之祭川以海爲大不宜遺
之先鄭謂四望有海則是補後鄭義詩周頌敍云殷巡守而祀
四嶽河海也卽巡守望祀之禮也金鶚云學記言三王祭川皆
先河而後海公羊以三望爲泰山河海則四望當有海矣云玄
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者小宗伯注同穀梁僖三十一年傳范
注引鄭君云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賈疏云山川稱望故尙書云
望秩于山川是也案大司樂有四鎮五嶽崩四瀆又與五嶽相
配故知四望中有此三者言四望者不可一往就祭當四向望
而爲壇遙祭之故云四望也又小宗伯四類四望疏云天子四

望諸侯三望境內山川案僖三十一年夏四月猶三望服氏云
三望分野星國中山川又上文先鄭云四望日月星海後鄭必
知望祭中無天神者案哀六年云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
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雒漳楚
之望也爾雅又云梁山晉望又案尙書云望於山川則知望祭
中無天神可知若天神日月之等當入四類之內也若然尙書
云望於山川必知四望非山川是五嶽四寶者以其下云兆山
川丘陵之等山川旣在下故知此四望是五嶽之屬山川之大
者也陳壽祺云山川之祭周禮四望魯禮三望其餘諸侯祀竟
內山川蓋無定數山川之大者莫如五嶽四瀆禮記王制曰五
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望祭山川豈可舍此有五嶽四瀆等則

四望非限以四事乃謂四方之望也公羊傳言方望無所不通是也王制又曰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祭法曰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公羊傳曰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說並同公羊傳又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太山河海此公羊說以河海岱爲三望也左傳僖二十一年正義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大宗伯疏引許氏異義謹案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故言三望此左氏說以國之分野及山川三者爲三望也分星不涉於望河又魯境所不及說者咸失其義詩魯頌閟宮正義引康成駁異義獨據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謂魯卽徐

地而以淮易河其義密矣知其餘諸侯祀竟內山川無定數者
五經自魯外他國無三望之稱爾雅曰梁山晉望也禮器曰晉
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
事於配林左傳昭七年晉韓宣子曰並走羣望昭十三年楚共
王大有事於羣望哀六年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
雖漳楚之望也由此言之他國諸侯之望不必限以三明矣賈
許服等亦知河非魯竟故不從公羊說然不察三望之名爲魯
所專而欲通於諸侯之制故以分星強配其數左傳正義因云
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失之矣案陳說是也四望者分方望祭之
名通言之凡山川之祭皆曰望於山川之中舉其尤大者別祭
之則有四望天子統治宇內則四望之祭亦外極四表北堂書

鈔禮集部引尸子云天子祭四極諸侯祭山川四極卽四望也
後鄭釋四望略本公羊三望義其說甚允惟不及海蓋文偶不
具耳前疏引五經異義及左傳疏引賈服說並以魯三望爲分
星及山川左傳僖三十一年杜注說亦同春秋釋例亦云天子
郊祀因望祭四方眾神諸侯不得依天子唯望祭其封內山川
分野之星是謂之望依諸說則天子四望亦當有星辰蓋與漢
書王莽說大同小異今攷左傳三十一年傳云望郊之細也宣
二年傳又云望郊之屬也此並謂望禮輕於郊耳非謂望兼及
天神也莽說殊不足據賈許服杜諸儒咸襲其說疏矣王大封
則先告后土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疏王大封則先告后土者
謂封建諸侯也說文土部云封爵諸侯之士也詩周頌敘云賚

大封於廟也鄭箋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與此義同大祝云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牡幣卽此大封告后土之事賈疏云大封謂若典命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其大封之事對封公卿大夫爲采邑者爲小封封是土地之事故先以禮告后土神然後封之也論議案此與上經軍禮大封爲正邦國都鄙之封疆事異而實相因詩周頌時邁孔疏謂此大封卽封禪之禮通典吉禮引袁準正論說封禪亦舉此經證義蓋卽孔氏所本其說不經不可從 注云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者卽上五祀之土神兆於南郊者也左傳昭二十九年杜注云土爲羣物主故稱后也賈疏云言后土有二若五行之官東方木官句芒中央土官后土此等后土土官也黎爲祝

融兼后土故云黎所食者若左氏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彼爲后土神與此后土同也若句龍生爲后土官死配社卽以社爲后土其實社是五土總神非后土但以后土配社食世人因名社爲后土耳此注本無言后土社寫者見孝經及諸文注多言社后土因寫此云后土社故鄭荅趙商云句龍本后土後遷爲社王大封先告后土立云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詩小雅甫田孔疏云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土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荅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大封先告后土立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田頌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前荅趙商曰常

言后土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公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荅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不須案據賈孔說蓋此注有別本土神作社神大祝后土注云社神卽誤本之未盡刊正者也孔引鄭志文尤詳備蓋趙商田瓊並誤以此注土神爲卽指社故疑而發問通校諸經注義后土蓋有三一爲大地之后土卽左傳履后土是也一爲五祀之土神卽此經告后土是也一爲社則因后土爲社遂通稱社亦曰后土鄭二禮注謂后土卽社左傳昭二十

九年杜注亦云后土在野則爲社是也據周書作雒篇王封諸侯取大社之土授之則謂告大社亦未嘗不可通但此經通例凡言社者皆不云后土故鄭釋此后土爲土神檀弓國亡縣邑君哭於后土之文據侯國而言曲禮諸侯方祀容有不祭后土者故鄭別以社釋之說自不誤公羊僖二十一年傳云諸侯祭土何注云土謂社也亦與鄭同但經后土本爲五行之土而鄭所謂土神者則以人神之黎當之固非其實又黎本食火后土自是句龍所食此云黎所食不云句龍者鄭從先師說以句龍爲社因以黎兼食火土其說尤牽強賈誼謂左氏所云后土與此后土同亦非凡五祀非人神詳前疏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頒讀爲班班其所當祀及其禮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及公卿

大夫所食采地疏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者亦以王命頒之
大祝所謂祀命是也 注云頒讀爲班者大宰匪頒之式先鄭
注云頒讀爲班布之班此讀與彼同云班其所當祀及其禮者
謂建邦國及建都家鄉邑時大宗伯則以祀典頒之墨子明鬼
下篇云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
內祀疏者受外祀分祭與班祀義同彼武王初定天下於前代
故國別有分祭之命其後新建邦國亦隨時各以當祀者班之
左僖三十一年傳云成王周公之命祀是也都家則大宰入則
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注云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又都
宗人注云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王子
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家宗人注亦云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

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皆是也賈疏云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既班其祀明亦班禮與之故連言禮也班禮謂若諸侯不得祭天地唯祭社稷宗廟五祀之等二王後與魯唯祭天仍不得祭地大都亦與外諸侯同其禮者若獻尸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皆大半之屬是也其小都與家則依卿大夫之獻亦大半也云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及公卿大夫所食采地者王子弟公卿采地爲都大夫采地爲家邑詳載師及敘官都宗人家宗人疏賈疏云鄭恐經鄉邑六鄉六遂非都家之內鄉邑故以明之謂都家之內鄉邑耳其都家之內鄉邑未必一如六鄉六遂家數但采邑之內亦有二十五家爲里以上以相統領故一成之內得有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發兵及出稅之法卽謂之

鄉邑也謂王子弟者以親疏分於大都小都家邑三處食采邑
言及公鄉大夫采地者謂若載師職公大都卿小都大夫家邑
也易祿謂鄉邑卽六鄉六遂李光坡云鄉邑鄉遂公邑鄉邑之
中亦有祀如社祭禴之類先邦國次都家次鄉邑自外至內之
序也案易李說是也李鍾倫方苞沈彤說同鄉遂公邑各有所
當祀之神大宗伯則頒其禮典治鄉邑之吏使奉其祀也鄭以
鄉邑爲都家之鄉邑未安

周禮正義卷二十五終